



藤川淡水

馮亨嘉

譯述

原選

童話世界

世界書局印行

月九年二廿 國民
送移局育教海上
館書圖平北立

世界少年文庫 (13)

童話世界

世界書局印行



3 0543 6529 5

弁言

本書原係選輯日本童話作家的作品而成。選者爲藤川淡水。選得並不壞。二十一篇短短的的作品，各篇都很富於趣味，而且文句簡單，正適宜於小孩子們的閱覽。又以原作者是當代人，當代的東西，像飛行機、火車、軍艦、潛行艇，都寫入文中，比了那種只講怪物仙女的童話，似乎覺得更新鮮一點了。

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如果在圍爐納涼之時，爲應付小孩子們的要求講故事，這本書也許很可應用的，因爲這本書可以不勞父母兄弟長時間的閱讀，而就可把一個個童話講出來了。

弁言

其大不...

...

...

本書中的插圖六幅，是採自原書的。「童話世界」這個題名也是依照原書的。

沒有一些備好的東西，只是鬼鬼怪怪，深甚于
坐主表，這些作品裡面，沒有一些中有伊林或
將素大意義的東西。

這口一筆不進支的帶，以少少之神仙話，我的
這書是月台話是也。

目次

奇妙的玩具(大意)……一

福神寓言……一六

紅箱子……二二

翼……二七

飛行椅子……三四

橙子寓言……三九

地下眼鏡……四五

二弦琴的淚……五五

注意

目次
你是別看會使生氣的

狐狸羊和牧羊童.....	六〇
天上星馬.....	六六
鼯鼠的失敗.....	七一
牛的大事.....	七六
生翅的犬.....	八二
魔法的小石.....	九五
愚蠢的紙鳶君.....	一〇〇
奇異的島.....	一〇五
錢袋裏的金.....	一二二
松樹和汽車.....	一二七

風袋和兩袋·····	一三二
黃金斧·····	一三八
窗簾與腳爐·····	一四三

目次

不角
 了
 三



奇妙的玩具

(上)

一郎的玩具箱裏，有許多種類的東西。

馬也有，大頭人也有，福神也有，紙老虎也有。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一郎在一間太陽光照得很好的房間裏，將這隻玩具箱打開來。於是，馬先從裏面跳出來了。

「小先生，請祇給我一小時的閒工夫吧。」



「你要一小時的閒工夫做甚麼？到甚麼地方去？」

「我要到我要去看看的地方去跑一趟。」

「那麼，去吧。」

「小先生，請原諒！我在一小時以內就跑回來的。」

這玩具的馬，就從房門口跑出，經過庭前，不知往那兒去了。這次是紙老虎和大頭人，從玩具箱裏跳出來。

「小先生，請給我們一小時的閒工夫吧。」

「你們有沒有到去看的地方？」

「有的，有的。」

「那麼，也去吧。」



「小先生，請原諒！」

紙老虎和大頭人一同起來，跟在馬的後面也出去了。
這次是福神了，從玩具箱裏跳出來。

「我也要一小時。」

「唉，好吧。」

「小先生，請原諒！」

這次是喇叭跳出來了。

「小先生，我也要一小時。」

「你也要走出去嗎？」

「是的。」

奇妙的玩具



奇妙的玩具

四

「那麼，你去好了。」

「請小先生原諒！」

「唉，那麼這次不曉得是誰跳出來了。」

「郎看看玩具箱的裏面，好像是沒有東西再要跳出來了的樣子。」

「你們什麼地方都不能去嗎？」

「不，小先生，我們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呵！」玩具箱裏的一般玩具，一齊的同聲說出來。

不久，一小時過去了。

馬先跑回來了。不一息，紙老虎和大頭人也一同歸來了。



「福神和喇叭，去的是個個分開，歸來時卻連在一起的。」

「小先生，回來了。」

馬在一郎面前這樣應酬着。

「從什麼地方跑回來？」

「四方八面奔走一遍回來了。現在請聽我說話吧。」

現在馬的一小時旅行的話，開始講了。那麼馬講些什麼呢？

(中)

從一郎地方請了一小時假旅行歸來玩具的馬，在一郎面前，
跪倒前腳。

「小先生，我在這一小時裏面，祇在空中跑了一轉，而各式各



樣的東西，都已給我遊覽遍了。」

「啊，是嗎？那麼你有看到有趣味的東西沒有？」

「看到過了。各式各樣的東西都看到過了。並且還有小先生一定沒有看到過不曉得的東西呢？」

「那麼還有什麼呢？」

「我剛從富士山的頂頭，飛向到箱根山的時候。」

「啊！是的。」

「在箱根山的附近，有所謂一座金時山。」

「金時就是兩熊相撲而成的山吧。」

「是這山呀。在這山的頂頭上，有病魔之神五六人正在那裏



相互的商量着。」

「看到這樣奇妙的事啊！」

「我想從這樣奇妙的地方出來，而後立在下面，聽他們商量些什麼。」

「到底他們商量些什麼事呀？」

「不論什麼，他們是商量今年赤痢，腸窒扶斯，和虎列拉的病症，如何使它非常流行。」

「那是了不得的！」

「我因爲也是非常當心這點，不忍旁觀，所以從虎列拉之神的背骨，竭力一蹴。」



奇妙的玩具

八

「蹴倒了，那是很愉快。」

「後來虎列拉之神，閉目假裝死了。」

「如果給你蹴死了，那是很好。」

「我雖也打算蹴死他的，然而對手是虎列拉之神，因為已到

唵唵一息了。」

「是這樣嗎？」

「後來腸窻扶斯之神，因為被我用棒一打，肋骨就給我蹴到

了。」

「這是巧極了。」

「後來，其餘的惡魔，都一溜煙跑了。」



呵。

「虎列拉之神怎樣呢？」

「虎列拉之神因為假裝着，又被我打了。」

「因此，你就回來了嗎？」

「是的，是的。」

「達到這般殘酷的病魔之神，比什麼都偉大，是可以褒獎的。」

「多謝，多謝。」

這玩具的馬，很喜歡地跳進玩具箱裏去了。
後來是紙老虎和大頭人到一郎面前來了。

「小先生，我們是在東京市內遊覽一回。」

奇妙的玩具



「啊！是嗎，那末有什麼事可以報告呢？」

「有是有的，最初，有許多人在呆呆地看着，其後有一個死神張着紅旗，吶喊着，當壓止問答時候，把這紅的旗，撕破了。」

「死神憤怒了。」

「憤怒的，托福着不過十個人死了，說了，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這是很了不得，」

「一郎褒獎了紙老虎和大頭人。」

(下)

紙老虎和大頭人，受一郎褒獎後，就跑進玩具箱裏了。這次是



福神走到一郎面前。

「小先生，我很恭謹地獻上短刀一柄於先生。」說了便將白鞘的短刀拿在一郎面前。一郎接受了這短刀。

「從什麼地方拾來的？」

福神搖着頭。

「不是拾來的。是搶奪來的。」

「搶奪來吧，那麼從那一個搶奪來的？」

「聽呀！我的小先生。」

福神說了以下的話。

福神從一郎地方得來一個鐘頭，四方八面跑了一趟，當他經



過某山的洞穴面前，聽到在洞中有叮噹叮噹鐵槌的聲音。福神就走進洞裏，看見三個小人正在造一柄短刀。

「好呀！小鐵匠先生。」

福神就這樣的應酬了他們。

「福神先生，你是一郎先生的玩具啊！」

他們這樣熟識他，福神倒有些驚奇了。

「是的呀！是的呀！」

「現在因為要將這柄短刀完了工，請你等一下子吧。」

小人們，不久就把短刀完工了，磨得很光亮放入刀鞘裏。

「喂，這是請你奉給一郎先生的。這柄短刀，是世界上再沒有



比得上的珍品了。拿着這柄刀的人，就是全世界第一的豪傑了。」

「這是多謝了。因此我就獻上給小先生了。」

福神就立刻將這柄短刀交給一郎。

一郎大喜。

「這是好手拿得來的呀。」

撫摩福神之頭二三遍，福神很高興地走進玩具箱了。

這次是玩具的喇叭，出現一郎面前。

「小先生，我也是，止不過玩具的喇叭吧。」

「什麼？不是單是玩具的喇叭嗎？那末怎樣呢？喇叭？」

「請你吹試一下吧。」



「怎麼？」

「一郎就拿起喇叭吹了。」

「從前，從前，在這裡，有大的黑牛哩。這黑牛的角，長約一里半，尾巴之長有十三里……」

喇叭說出來這童話。一郎喫驚了。

「呀！我的可笑的喇叭，可珍的喇叭！」

「是的吧。我去過童話之國，各種的童話都給我販買來了。」

「這是了不得的呵！」

「所以無論何時，要在聽童話的時間裏，勿要客氣請吹我好。了。無論一百，一千，我可以講給你聽的。」



一郎很歡喜地跳躍着。

(原作者長尾一星)

這叫
這叫
這叫

簡直是……太

太無味了

鬼辭

無味之文章

這是在寫什麼

這不應有這類的東西

奇妙的玩具

一五



福神寓言

在不信神的八太郎家的祭神架裏，從他父親一代以外，還有夷子大黑（註）一對的神祭祀着，八太郎只不過在正月初一日那天舉行禮拜，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中，卻有三百六十四日是不去一看的。

因為他是不去看的，所以無論點燈火，供飯菜，這些事也都未曾有過。

夷子大黑一向是燻得灰黑了。



八太郎是很不小心對於夷子大黑兩神，以為夷子大黑橫豎不會逃走的，已燻得很黑了，況且又在八太郎的祭神架裏祭祀着。可是有一天，八太郎想不到的奇怪的事發生了，不久他便非常尊敬夷子大黑了。

真的是奇怪的事呀！這究竟爲了甚麼原故？請聽吧！

有一天，八太郎要到鄰村去了，當八太郎從自己村裏到鄰村去的時候，是一定要跨過山坡的。

當八太郎通過這山坡時，忽然聽到從坡下的側面發出來聲音。

「請賜給一文吧。」



同時在八太郎前面來了兩個瘦而且黑的乞丐。

「乞食吧，呀，齷齪的。」

這樣說了，但想這兩個乞丐的姿態容貌好像很相熟識的，不知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一時是記不清楚了。

「意外的！」

凝視着兩人的面，兩個乞丐也看看八太郎，

「這是不行的，是八太郎，不行不行。」

這樣說了，便逃到側面的草堆去了。

「等一等吧，請問怎樣是不行。」

捉住了兩人中的一個。



「你在什麼地方給我看到過的，我是記不來了，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這也用不着掩飾的，老實說我就是你的家裏的大黑。」

「噯，大黑君吧，那末另一個定是夷子君了？」

「是吧，是吧。」

「那末你們爲什麼弄成這樣子呢？」

「什麼？就是你的無情呀！你在什麼時候，曾經供給我們飯菜

過？」

「是呀，在元旦。」

「說謊了。元旦那天你不是僅僅一拜嗎？」



「這樣吧。」

「所以我們現在瘦得這樣子呀，這不是你的無情吧。」

「那是我真正對不起你們了！」

「再也沒有比這樣瘦了，一年，二年，不得不餓死的，死是誰也討厭的事呵！」

「因此就吃食了，……這是得罪得很，請寬恕我吧。都是我的不好。從今以後，今天爲止，我決不再不小心了，這回祇好請你們恕饒了我的罪吧。」

「是的，那末此後我們也用不着再去乞食了。」

「愛，請你們放心吧。我自當供給的。」



「好的，好的，那麼你上去辦你的事吧，我們也當回到你的家裏去。」

因此，便各自走散了。

八太郎經過山坡後，辦事完了也歸來，立刻把煤罩着的夷子大黑的臉，都拭得乾乾淨淨。同時也供飯水給他們喫。

「謝謝！這樣便成福神了。」

夷子君和大黑君都是笑嘻嘻了！

〔註〕「夷子」就是野蠻之民，「大黑」就是僧侶之妻，

日本人都敬爲福神。

（本篇原作者原田紫山）

福神寓言

混蛋切切

這粒毛當日的，早是惡的神話，在活活活兒的鬼靈，作爲法本，不
爲者其心何忍，難道我已離了利公，不再做當道，早已有神的不
能



紅箱子

正月初一日晚上的新年夢時，初雄打算在睡時做富士山的夢，不料這天晚上，什麼夢都沒有。

正月十五日，是初雄的誕生日，那晚卻做了許多夢，而他在睡時並未想過的要做富士山的夢，卻很清楚地見了。

初雄飽看着雪包頭的富士山了，在富士山的頂頭，從天上下來的一個天女跳舞着，

「初雄君，請到這里來吧。」



在初雄耳邊聽到這樣驕滴滴的聲音。初雄連忙戴着羽織的帽，像飛機和鳥般的飛向富士山去了。

天女等着初雄飛來，

「你冷吧。請將手拿出來。」

初雄伸出了右手，給她握着，驟然感到和暖了。

「和暖了吧。」

「是的，覺得和暖了。」

天女從羽衣下，拿出紅的箱子。

「你從這一呼，你的東西，都在這只箱子裏了。」

「這樣吧，多謝多謝。」



初雄伸出了兩隻手。在這箱子裏，有極精美的手表，不知什麼，他想這一定是天女給他生日的禮物了。

可是天女搖着頭，

「不，這次不能給你的，這是我預先放着，直到來年正月十五日晚上。不過今晚放着這箱子，要你曉得就是你的東西。」

「裏面放些什麼東西？」

初雄因爲現在得不到，所以很切心的要想曉得一看。

「在裏面，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有。一看就是空箱子。」

天女將紅色箱子的紅的蓋去脫給他看了。果然什麼都沒有，一隻空箱子而已！



「空箱子嗎？」

初雄覺得倦怠了，天女笑嘻嘻着，

「初雄君，這樣子倦怠是用不着的。等着吧，明年的今月今夜，當這隻箱子給你時，在這只箱子裏，一定不錯的有許多東西了。」

「到底有什麼東西在裏面呢？」

「啊，什麼東西都有吧。這我也不曉得的。倘使你一年中做了善事，那末有好的東西放進去，做了惡事，那末有壞的東西放進去吧。」

「那末善事做得多了，好的東西也放得多了吧？」

「是的。反之，要是惡事做得多了，那末壞的東西也放得多了。」



呵。

「明白了。那末來年我的誕生日，要請預先放置了。」

「一定好的！」

天女這樣說了，便飛昇入天了，初雄也回到自己家裏去，直到歸家，他才從睡夢中醒來了。

(原作者長尾一星)

雅翻釋的

就是這在五月八日





翼

一個小農家的姑娘，當她在餵鵝食物時，驟然的好像想起什麼事，嗚咽的哭起來了。湊巧大農家的姑娘走過，

「爲什麼哭呢？」

這樣的詢問了她。

「因爲我沒有生着翼呵。」

小農家的姑娘嘆息着這樣回答了。

「唉，愚蠢的。」

翼





大農家的姑娘這樣說她。

「你，當然沒有翼的呵。爲什麼要生翼呢？」

「我想飛上空中去，那末我可以唱我自己歡喜唱的歌了。」

因此，大農家的姑娘發怒了，

「啊！愚蠢的！怎麼要生翼起來。你的父親不是一個小農夫吧。翼生在我的身上倒可以的，你太不自量了。」

這樣說了，就歸家去，走到井邊，提了水灌溉了全身。同時立在庭前的草木裏，等待翼之生出來。並確實相信着太陽先生會替她生出了翼來。

不多時，有某富商的女兒經過這地方，聽到在庭前由姑娘發



出的說生翼的聲音。

「你立在這里做甚麼？」

「我想生翼呢。」

因此富商的女兒大聲笑了。

「啊！愚蠢的姑娘。生了翼，你的肩背上不是很笨重的嗎？」

這樣說了以後，她自己也很想要看看生出翼來。因此連忙上街去，買了少許橄欖油，塗在肩背上，走出庭院，等待着翼生出來。

不久，有位年輕的宮女出來，到這位姑娘面前。

「這里，放些什麼東西？」

「是預備生翼的。」



「這在你是做不到的。要生翼的事，在我們宮女看來不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呵。」

說了，這位宮女就回到宮殿去，在水盆裏倒入一杯牛奶，沐浴身體。而後出來庭院，朝日而立，以待翼生出來。

不久，有一位王女，走過庭院旁。看見這位宮女，立在其處，就立刻差婢女去問，究竟爲了何故。婢女歸來以後，說這婦人是爲的要飛，所以曾在牛奶中沐浴過，現在等待着要生翼，她這樣告訴了王女。

王女笑了。

「有這樣愚蠢的人呵！在我王女什麼都可以做得到，何況是



生翼呢。」

王女回到她父王的宮殿後，身體滿塗着芬芳的香料。而後走到宮殿的花園裏，等待着生翼出來。

這件事給衆人知道了，在這個國裏的年輕女子，一個一個都走到花園裏，好像要生翼似的，立在草木間等待着。

翼神看到這樣的事，就從天上下來了，到這般要生翼的姑娘們地方來。

「我，都不給你們生着翼，飛到空中去。如果給你們生翼，飛到空中去，則人們的家中也沒有人做飯了，小孩子們也沒有人去照顧了。我不過是給最初說要生翼的人去生出翼來。」



飛行椅子

在暖和的春天，太陽高照着客堂的門口，這裏放了一只椅子。
春申君坐在這只椅子上面。

後來這只椅子，當春申君坐着時候，驟然飄飛到空中去了。驚動了春申君。

「喲！這是了不得！」

這樣下去，要是身體一動，一定會從椅子落下來踢死的呵！飄飄的椅子飛舞向高空去了！



坐在這椅上的春申君面色蒼白！

「小先生，這樣的擔心，在現在是用不着了吧。從今以後，你可以遊覽四面八方了，決不會從我手裏離開你的，請你安心地坐着吧。」

「那末，是不必恐怖了。」

「恐怖的事情是不免的，比如擔心飛行機落下來，這種事亦常有，然而我決不會落下來。」

「是的，那末請你帶我去遊覽吧。」

「你所最歡喜的富士山去看好嗎？」

「好的，好的。」



白雪的富士山在眼前了！

「呀！美麗的，當雪融解時一定更來得美麗吧。」

「美麗呀！美麗呀！」

「請看那兒。這就是三保松原，這就是清見瀨！」

「這是海？」

「是駿河灣。喲，從此可以一遊日本三景，看完了就歸去吧。」

「一共有幾天呢？」

「兩個小時就夠了吧——這樣就去了，這裏就是天橋立！」

「真是好的地方。松樹叢生着。」

「這就是所謂白砂青松了。」



椅子從天橋立，驀地飛向安藝宮島去了。

「喂，這里是安藝宮島！請看那兒海裏的鳥窩。請看這兒的迴廊，還有鹿。」

「流石是日本三景之一。」

「你歡喜吧？」

「很歡喜的。」

「遊覽宮島完了，這次是長距離大飛行了！」

一息功夫就到陸前松島去！

「大島小島不是很多嗎？！美麗的景色。若以繪畫的眼光去看，宛如松島。」





橙子寓言

橙子是在除夕那天買來的，放在鏡餅（註）上面，當作寢室裏的裝飾品。

在正月初一，初二，初三，三天中，坐在鏡餅上面，動也不能動的一副神氣。可是坐了四日夜光景，因而討厭這種坐的禮儀了。

「啊！無聊得很。」

繼續地打了三個呵欠，

「鏡餅君，我是感到無聊極了，那末你怎樣？不覺得無聊嗎？」



對鏡餅君說了這些閒話。其實鏡餅也早已感到無聊了，厭倦了。

「我也是覺得無聊得很。因為有四天五夜，身體一動也不動的坐着。誰不感到是無聊呢。」

說了。燈子咯咯地把膝伸出來。

「還是全個出去吧。因為我也是無聊得很，這是沒有辦法的，大家出來散步吧。為什麼你不要去散步呀？」

「散步做什麼，我要休息了，休息了。」

「休息嗎？什麼緣故？一陣到那兒去散步，不是很好嗎，那末你一定神經錯亂了。」



「的確是神經錯亂了，我在七日間坐在这里一動也不會動過。然而鏡餅的任務是什麼？平心說一句，你有什麼任務呢？」

橙子點點頭，

「唉，這是的確的，那末大家一起去散散步不是很好的嗎？無論到外國去，什麼都好，去散散步，去解解悶，彼此已坐了好久啊！請你一陣去吧。」

「我祇好對不起你了。你老是坐在我的上面有什麼任務呢？可以不去散步的，請再忍耐着三天吧。一出去散步，或落下溝中，受了傷，不是不值得嗎？經過了七天可以取松了，你的職任是勞苦了，我們不是都可以很自由了嗎？呀，呀，不要再說難聽的話了，請不要



出去散步吧。」

橙子不聽鏡餅勸他不去散步的一番話，

「我是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無論如何終要出去一趟。」

說了便從鏡餅上面跳下來，走出房間，便向廚房去散步了。不

久在廚房裏來了兩只老鼠，看見了，

「喲，橙子來了。怎麼樣，這東西不是在天井裏跑來跑去遊玩

嗎？」

「那是好極了，好極了，有趣得很。」

便從左右兩旁跑過來，直到天井裏，把橙子拖到東，拉到西，直

到橙子腐了為止。



地下眼鏡

(上)

地下眼鏡！很自由地從地上去看地下的實情，而發明地下眼鏡，松彥費了三年功夫，拚命的去研究着。

在樓上的一室，就是他的研究室，從學校歸來，時常忘卻喫飯，專心研究，終得成功，不久地下眼鏡做成了。

松彥像登天般的快樂起來，從樓上跑下來，

「父親！做成功了。地下眼鏡做成功了。」



「甚麼，地下眼鏡成功了吧。那是好極了！拿來給我看看吧。」
父親從他自己的房間裏走了出來。

「是的，這就是。」

松彥到他的父親面前，像從前很流行的遠眼鏡模樣的東西拿給他看。

「這宛如從前的遠眼鏡啊！」

「是的。這是取型於從前的遠眼鏡。所以我能夠達到了整個的目的。」

「用這個東西，那末怎樣去見地下呢。」

「掘了一個小小的洞穴，從這個洞穴中可以窺看了。」



「再窺看遠些，看得見嗎？」

「若要再看遠些，是看不見了，足足有半里的遠，卻巧可以看得見。」

「半里亦看得見嗎？」

「可以看得到的。」

松彥拿了地下眼鏡，到花園去了。

「請借給我鐵篸。」

「要鐵篸何用？」

「掘洞穴。」

「這樣吧。」

地下眼鏡



父親拿了二隻鐵筷給松彥。

「用一隻够！」

松彥就拿了一隻鐵筷在花園裏掘一個洞穴，再把地下眼鏡的三分之一插入洞裏，開始從上面窺看下去。

「看得見嗎？看得見嗎？」

他父親立在門口這樣詢問着。

「看得見的。」

「看見甚麼？」

「所看到的，祇不過是地下的岩石。請來看看吧。」

「好，我來窺看一下吧。」



父親走下花園來，拿着地下眼鏡，去窺看着。

「啊，看得見的。果然祇看到是岩石。」

「是的啊。不過是岩石。」

「發明了這不可思議的東西。」

父親從洞穴裏拔出了地下眼鏡，交給松彥了。松彥把在地下眼鏡的泥土拭去，

「我要利用這地下眼鏡，去發見金銀銅鐵石炭等礦物，要發見這類東西，並不算苦，然而對於國家的利益，卻是很大的呢。」

「這是對的，這是對的。」

「那末請你給我一年的時間吧。」



「好的，好的。望你去運用這個時間吧。」

「明天起我就要實行地下的探險了。」

「望你好好地走着手探險啊！」

「是的。」

(下)

地下眼鏡發明者的松彥，用了地下眼鏡去窺察地下的一切，在第二天的早上，當他經過山谷間的時候，從側面的洞穴裏，走出來一個黑色的小人，

「喂，喂！請稍等一等。」

這樣的叫他停止。松彥就立定了。



「要我有何用呢？」

「地下的王，要我陪伴你一同去見他。」

「甚麼，地下的王吧？」

「請一同去吧。」

松彥想着快樂起來了，跟着小人後面去了，小人走進了側面的洞穴裏。松彥也跟着走進洞穴裏，在洞穴裏掘有許多斜的洞穴，這洞穴是地下的王的宮殿入口處。

小人帶了松彥，走向洞穴下面去。這樣足足走了半里的路，依着這個方向下去，便看見地下的宮殿了。

「這就是王的宮殿吧。」



「是的。請走得快些吧。王是等候着呢。」

二人走得很快，不久便到宮殿的門了。等一息門開了。

「請到這裡來。」

二個小人招待着。

松彥不久就到了王的面前，受他們招待着。王也是一個黑色的小人，穿着一套光耀奪目的美麗衣服，金銀的首飾，戴着金冠，坐在銀的椅子上。

「這就是你啊。發明了地下眼鏡，對不對？」

「是的，就是我。」

「發明了這樣偉大的東西者。你發明了地下眼鏡，使地下隱



藏着多少的金銀，不能隱藏了。在地下的寶物，不能拿出地上來有如山之多，在地上供給不完的地下寶物，可以給與全人類呢。」

松彥留意着王的說話，打算用地下眼鏡一一探察，給與全人類這句話，說得太客氣了，因為本來地下的金銀，必定是王的東西。

「多謝多謝。」

這樣盡了禮。後來王拿出一幅世界地圖。

「你拿去這東西吧。在這幅地圖上，印着金銀礦物的所在地。由此你可以開始到各處去探險了。」

松彥拿下這幅地圖，歡喜得跳起來，

「這是最好沒有的東西了。」



地下眼鏡

五四

這次他很恭敬的行了禮。王將這幅地圖給松彥，就走進宮殿裏去了，松彥仍由小人陪送出來，從原來的洞穴走出了山谷。

珍貴的世界地圖！給松彥拿了，比較地下眼鏡更來得寶貴了。

(原作者原田紫山)

越看越覺意思

1955年8月1日

1955年8月1日



二弦琴的淚

文子君學習二弦琴，直到這個夏季爲止。從秋季起，便開始學習十三弦琴了。

因此，文子君便也單獨彈着十三弦琴了，同時將二弦琴擱放在寢室裏的一隅，所以她近來也不曾去彈過一趟。

有一天，當文子君拿出十三弦琴，正在很高興地彈她的歌曲時，不料放在室裏的一隅的二弦琴，卻在哭了。可是文子君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依然彈着她的歌曲，後來忽然聽到二弦琴的哭聲了，



二弦琴的淚

五六

她便停止彈琴，

「喂喂，誰在哭着，誰在哭着？」

這樣說了，她便走到寢室裏去看一看，

「呀，不是二弦琴嗎？你爲甚麼哭？」

說了便走到二弦琴的旁邊去，

「是你呀！是你呀！」

「是的，我是。」

「啊，甚麼？這樣哭着？又哭得這樣的悲傷？」

「可是姑娘，你近來對我不是好久沒有彈過我吧？」

「這樣你就哭了吧，喲！」



二弦琴，還繼續地流着她的淚，

「可是越哭越悲傷了。我不是已給你拋棄了吧。唉！是吧！」

文子君，搖着頭。

「這樣的事是沒有的。並不是拋棄你的呵。」

「不，決不，我是已給你棄掉了呀！因此我感到悲哀了，所以也就這樣地哭着呀！」

「不是這樣的啊！」

「可是你爲甚麼不來彈我一彈呢。你近來老是彈着十三弦琴君了。呀，我是悔恨了，悔恨了！這是沒有辦法的，我真的是爲了姑娘而悔恨了！」



說了，二弦琴便大聲哭出來了。而文子君也不堪看着這樣可憐的樣子。

「可是，二弦琴呀，我從今天起便彈你了，請不要再這樣哭了呀！」

二弦琴便十分歡喜了。

「姑娘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真的。」

「呀，我是快樂了，那麼我也不哭了。」

二弦琴就立刻停止不哭了。文子君便從袖裏拿出來一方絹的手帕，替二弦琴揩去了眼淚。



吧。

「你真是好得很，會這樣哭出來。那麼我就立刻把你彈起來

這樣便把二弦琴，由上而下，立刻彈起一曲很好聽的歌了。

（原作者竹貫佳水）

泣の儂な聲が、
 涙を流す！

真心の聲

氣

（泣き声）

二弦琴の涙

五九





狐狸羊和牧羊童

有許多羊在柵欄裏，都很要好地在遊戲着，被一隻狐狸看到了，

「好好，我也變成一隻羊，去驚異了牧羊童吧。」

就立刻變成一隻羊，跑進羊羣之中了，和他們喫着遊玩着。牧羊童一點兒也不曉得。後來，天漸漸地暗了。

牧羊童，因爲天色晚了，便不得不帶着羊羣一同回去了，

「一，二，三……」



開始數着羊的數目。那時並沒有羊跳進來過，到了歸去的時候數數羊的數目，可是羊的數目是多一隻了。

「喲，喲，羊多一隻了，這是奇怪的。決不會多的，這真的奇怪極了。」

牧羊童，二遍，三遍數着羊的數目，數來數去，終是多了一隻。

「不過一隻也沒有少，真是奇怪的事。數目多一隻自從今天起開始了。這無論如何理會不出來的啊。」

牧羊童在面部如何地露出來一種奇怪的神態，看着羊羣。不久在羊羣中的一隻出來到牧羊童的旁邊，

「怎樣了，牧羊童君。」



說了這樣。

「羊多了一隻了。」

牧羊童說了便捻着頭。

「是這樣吧，多了一隻。」

「你怎樣知道呢？數過了嗎？」

「不，看看數數是不曾有過。實在，是一隻狐狸變成了羊走進柵欄裏的。」

牧羊童，倒喫驚起來了，

「怎樣，狐狸變成羊進了這裏。這是了不得的。你知道那一隻羊是狐狸？」



「這當然知道的。」

「既早已曉得，那末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那一隻羊是狐狸，快說出來告訴我。」

牧羊童，便手拿着鞭子打起來了，

「快些告我，要打死他。」

「這狐……」

狐狸聽到了變成羊的狐狸的話了。後來變成羊的狐狸，說了這樣了不得的話，

「這里，這里，這樣說不行嗎？無論怎樣的說，到後來終要給你殺掉喫脫的。」



說着看看羊，那一隻羊是狐狸很明白了。牧羊童，
「你就是狐狸吧。膽大的東西。」
便舉起鞭子，打死他了。

（原作者高森春月）

臭狐狸

高森春月

狐狸羊和牧羊童

六五



天上星馬

秋暗的好天氣，接連幾天的早晨，起來很早的秀太郎，他老是最先起來的，打開房裏的門，驀地在庭前看到一匹像狗大的小馬，在庭前的小池旁飲着水。秀太郎看了後非常驚異，想不出什麼，祇嚶啾發了一聲。後來小馬向着他，

「小先生，好早。」

這樣應酬了。秀太郎卻想着這匹奇怪的馬，門也不關了。

「你是從什麼地方到這里來的是這樣小的馬小馬？」



這樣問着。小馬搖着頭，

「我是從天上下來的。是天上的星馬。天上的星馬都是像我這樣的小。」

「甚麼，天上的星馬？天上的星馬，我倒還是第一次聽到。你不要逃，等在這裡。因為我要到你旁邊來和你談話呢。」

「是，是，我決不會逃脫的。請來吧。」

「好，我立刻就來。」

秀太郎便從庭下走過去，走到了天上星馬的旁邊，

「天上的星馬，在天上有何用處？」

「是載着星，東西跑的。」



「載着星跑的嗎。這樣的嗎。這是很有趣的任務。」

「小先生，你有看到過流星沒有？」

「有是有的，略略地看到過。」

「這流星，因為乘着我們跑是這樣地早的。」

「那麼這樣地早的呀。所以到你到這里來喝水吧。看你好像是
非常口渴的，從此又要回到天上去了嗎？」

「是的。因為口渴着到這里來飲些水。而後想再回到天上去，
然而小先生，請你騎一騎馬好不好，天上歸去還早呢，請你騎馬，不
要緊的。小先生請你騎着我吧。」

這樣說着，秀太郎快樂極了，哈哈笑起來。



「請給我騎馬？快樂呀！快樂呀！真的給我騎馬嗎？」

「可以的，小先生，請上來，可愛的！」

「噯，噯，可愛雖是可愛的。」

秀太郎急速地爲了天上星馬，賴他的父親幫助造成了一間很小的馬棚，放進了馬棚，再把他拉出來騎上去，騎着星馬跑到天上去，自由自在地在天上跑。

「喲，珍貴的馬。正所謂是天上的星馬了。」

「跑起來，像飛行機般的，像鳥般的。」

無論何人看來，是驚奇了！秀太郎，給人們看了，越看越喫驚，他卻感到非常得意。



天上星馬

「好，跑呀，跑呀。」

如果有空暇的時候，騎了星馬，鳥似的，飛機似的，騎到天上去

跑一轉，多快樂。

(原作者原田紫山)

你說
沒
能
消
弱
民
族

你
是
誰
呀
吧

之
意
也



牛的大事

在這小牛屋裏睡着的牛，發生了一件大事。

甚麼樣的大事？是大的蜈蚣咬着嗎？

這並不是小事呢。是這樣的大事？

大事是小事，要緊的尾巴失脫了的大事！

因此牛是非常喫驚了！

「啊，了不得的。在睡覺時誰給我拉去了？還是當我在睡前落脫在什麼地方，啊，是了不得的。可是無論如何去探尋，終歸是找不



到的。」

牛立刻起來，在牛小屋後面探尋着。

尾巴一向是找不到。

「這是困難極了。尾巴失去了看不見也沒有辦法。不得不在草地找一找。」

牛這次到河邊去拚命地探尋。因為當睡覺前，曾在河邊休息過了。

尾巴在這里也是沒有。

「果然，這里也沒有。這是不行的。不曉得在什麼時候，當我睡時，把我的尾巴拉去了吧。不，不，拉去時候，當在拉的時候，我一定會



覺到的。這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落脫了，是無疑的了。」

當他在這樣獨言時候，有一隻烏鴉在他頭上飛過，牛喊了他，

「喂喂，你不是曉得我的尾巴落脫的事嗎？」

這樣問了。烏鴉搖着頭，

「不曉得，不曉得。」

回答了便飛去。牛便像失了魂似的，

「越發困難了。啊，這次到什麼地方去探尋呢。」

搖着頭，這樣考慮着。

「是的吧，是的吧。一定今天早晨落在田野裏了。」他好像覺得當時經過田野有落脫尾巴這回事。「好，讓我跑到田野裏去找



「找吧。」

牛就立刻跑到田野去找尋尾巴去了。

在田野也見有尾巴。

「可笑的，可笑的。我想一定是落在這裏！」

牛在田野的周圍拚命地在找他的尾巴。

後來在那邊看到一只兔子。

「啊，兔子君，你曉得我的尾巴落脫的事嗎？」

這樣詢問着。兔子卻在牛的後面，看到了，

「你的尾巴，不是生着在你自己的屁股上嗎？你要想有兩根

尾巴吧。」



「什麼，在我的屁股生有尾巴嗎？這是奇怪的呀。」

喫驚似的，連忙回頭看看他的屁股，果然有尾巴生着，看到了。

「啊，謝謝你，謝謝你。」

（原作者藤川淡水）

牛
的
大
事



生翅的犬

(上)

在梅花開得很美麗的星期日裏，春之助拿着氣槍，到城外去打雀子了。

和暖的春天，雀子都停在樹枝上，或行走在菜園裏。春之助向着這般雀子已發了好幾個氣槍的彈丸了。

然而一隻雀子也打不下來。因為發出去的彈丸，都打不着，而雀子卻都很敏捷地收攏羽翼逃脫了。

「不行的，不行的，一隻也沒有打下來。」



春之助嘍叨地念着，便通過城外的田畔向着曠野走去。

在曠野裏，有野雀烏鴉等在周圍翱翔着。

「打下五六只野雀來。」

春之助對正着野雀，立刻拿起氣槍放射了。然而野雀都在未被射落時已逃脫了。

「可惡！好，我就將彈丸送給烏鴉喫吧！」

春之助向着烏鴉，接連地發射了五六個彈丸，烏鴉們看見彈丸來了，便一一逃脫了，敬謝不敏！

春之助口張目呆着！

「不行的，這許多的烏鴉都不當槍殺的呀。這是甚麼原故？討



厭的！

他這樣想着，便放下氣槍，從原來的路歸來了。那時，他聽到潑潑的聲音，在他的頭上。

「啲，是鷺鳥吧？」

說了便抬頭一看空中，不知是從那里飛來的一只生翅的犬。
「有翅的犬！奇怪的犬！」

春之助無意地拿起氣槍向這犬發射彈丸。同時春之助不知怎樣，後來注意到好像是打中了背骨，他拿着的氣槍也落下來了。

「啲！」

春之助便將落在面前的氣槍拾了起來，在那時，



「要你做犬。」

這樣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來了。當春之助在想的時候，便變成一只白犬了。

「啾！是這嗎？」

春之助這樣說了後，而不會講人類的話了，祇會像犬似的嘍嘍叫着！

「這是完了。生翅的犬一定是會弄魔法的呀。」他這樣想着，再抬頭看看天空時，而生翅的犬的影子也不見了。

「到底是做了犬。真是困苦得很。」

於是口啣着氣槍，便急忙地跑回自己家裏，



「來了！」

說了後，纔想到自己是犬。春之助悲哀極了，並且像犬的聲音似的哭起來。

(中)

「嘍，嘍！」

春之助的母親，聽到了如犬般的春之助的哭聲，說着，

「啾啊，啾啊，是犬的聲音嗎？這是什麼地方的犬哭得這樣地可憐呀。」

便從房門口出來看了，是一只白的犬，啣着氣槍，坐在門前哭泣着。



「母親，我是春之助呀。」

春之助說了這話，其實也是沒有辦法的了。雖然人類的語言，不能從口裏說出來，因此祇好嘍嘍嘍嘍叫着！

「把氣槍拿來，喂，這氣槍不是春之助的氣槍嗎？」

母親看着她所看覺到的春之助的氣槍。

「多可笑呀！你爲怎把春之助的氣槍拿來呢？呀！不知春之助怎樣了，知道嗎？」

「嘍，嘍，嘍！」

「怎麼緣故啦！春之助吧？」

母親關於春之助的事，好像有些想到了。



「弄成這樣子歸來呀。」

春之助現在歸來是這樣子的，不知在門旁張望了幾趟。因為這個春之助是已變做了犬回來的，爲何春之助是還沒有歸來呢？母親爲了春之助還沒有歸來，非常的擔心着。一早就出去到他地方的父親歸來了，母親在父親面前，告訴了啣着春之助的氣槍的犬歸來了，嘸嘸叫着哭着的，事並說春之助卻沒有歸來。

「這樣吧，那末春之助當在傍晚終會歸來的吧，然而啣着春之助的氣槍的犬，嘸嘸泣着，是理會不出來是說些什麼話。這犬在什麼地方？」

「是的，是在這里。啊呀？直到現在還是在這里，可是，啊，這不



是很可笑的嗎？」

「氣槍好像還放着。」

「氣槍是放着。真的呀。」

「究竟什麼道理，倒不懂。」

「到底這只犬，現在怎麼樣呢？」

變成做犬的春之助的踪跡在何處一些兒不知道？

湊巧在父親歸來的時候，犬的春之助的背後空處，出現了生翅的犬的形態，看到招手叫着春之助。因此，父親和母親，開始要和他談話了，可是在後面跑了一轉。

生翅的犬，在春之助旁邊坐下來，



「變成原來的人形吧？」

「是的，請弄成原來的人形。用氣槍向着你放，這全是我的不好。」

「好的，那末就給你變成原來的人吧。不過要有條件的，你不得不聽我唯一的命令。」

「是的，什麼命令都不違反的。」

生翅的犬的命令，這命令是怎樣的命令呢。

(下)

生翅的犬下了這樣命令給犬的春之助。

「首先你須將你的氣槍拋棄到河裏。」



犬的春之助遵命。

「是的，立刻去棄掉。」

「其次，你在這住宅裏替我建造一所宮殿！」

「建造，建造，立刻去建造。」

「大的宮殿是來不及了。祇好造縮形小的宮殿了。」

「在宮殿裏，應該祭祀着你的。」

「當然的，當然的。」

「神體呢？」

「建造空的宮殿好了。建造完竣後，我會進來的。」

「那末你的身分是怎樣呢？請告訴我。」

生翅的犬



「我是犬神。」

「是犬神吧。那末放射氣槍這件事就完了吧。」

「這樣罰你做了犬。早些把氣槍拋棄到河裏去。並且今後一切氣槍都不能拿。將氣槍棄掉到河裏，可以把你變成原來的人形，直到將我的宮殿建造完了，那末你也完全變成元來的人了。明白了嗎。」

「完全明白了。」

「我的宮殿是建造在西北方的，切勿要忘記。」

「是的，決不會忘記的。」

「那末，我的命令完了。」



生翅的犬神說了飛向高空去了。

犬的春之助立刻回到門口，把在門口放置的氣槍啣着，飛也似的跑出去了，跑到附近的河川，將氣槍投入河裏了。

同時犬的春之助，就變成原來的人了。

「啊，好，好！」

春之助飛跑回家。

「母親，我來了。」

「啊，春之助，你是從何處跑回來的呀！我是多麼着急的，擔心着！」

母親握着春之助的手，淚從眼眶裏流出來了。春之助爲了生



翅的犬變做犬的事情，很詳細的告訴了母親。

「所以現在把氣槍棄掉在河中了。還要請母親建造一所小的宮殿。」

母親就立刻答應了，

「啊，好的，就請父親趕快建造起來吧。」
這樣安慰了。

小的犬宮殿，不到三天的功夫，就建造成功，在春之助家的後面的一隅。位在西北方，也沒有忘記。後來開了門進去，在宮殿的西北方一看，有生翅的犬的木像神體正中坐着。

(原作者竹貫佳水)

一樣
的
道



魔法的小石

天長節那一天的晚上，太一郎在家門前面散步着。後來道旁的小石在太一郎的面前，

「喂，喂。小先生，小先生。」

「喲，你是小石嗎？奇妙的小石。」

「請問一聲，你對於魔法不是討厭嗎？」

太一郎是很喜歡魔法，所以他很想要學些魔法。因此，

「我是十二分嗜好的，那末爲怎在我面前，你是這樣說呢。」



魔法的小石

九六

「老實說，我就是魔法的小石啊！」

「什麼？是魔法的小石嗎？」

「是從印度國而來的魔法石。是剛從印度國而到此地。」

「喲，是的，那是有趣極了。」

「請你看吧，號令一發小刀就會出來。我在小刀，可以證明我是魔法的小石，好，我試給你一看吧。」

「好好地請看吧。小刀出來！」

太一郎號令一發，魔法的小石，果然立刻將小刀出來了。太一郎把他拾起，

「這是妙，妙，妙！」



「妙吧。那末請你將我原來的小石藏在你的懷裏。要是你想到了這事情，請你立刻發號令好了。這樣你要用什麼，就可依次序出來。」

太一郎開心極了，便將這發號令出來的小刀小石，和原來的小石都一起放在懷中回到家裏去了。

「噯，奇怪的這魔法的小石。」

太一郎各種各樣地考慮着，

「好，有這樣快樂的事。是的，是的。」

懷藏着魔法的小石，走到海岸去了。走到了海岸，太一郎從懷裏拿出魔法的小石，



「出來一艘大的軍艦！去沉沒在往來地中海的德意志潛水艇。要是將地中海的德意志潛水艇沉沒了，那麼阿非利加附近的德意志潛水艇也會沉沒的。決不讓他有一隻剩留下來的呢。」

發了這樣長的號令。不久，魔法的小石飛到海裏，就出現了一艘很大的軍艦，向着太一郎，

「小先生，這是去征伐德意志的潛水艇去的。在這一月中，當沉沒德意志的潛水艇一隻不剩，再歸來。在本月三十日午後一十五分，請小先生再到這里來，請等着我凱旋歸來！」

太一郎點着頭，

「好，明白了。請早些出發吧。當心着，勿要傾覆呢。」



「很堅實的。請你不必關心這事。我並不單是的軍艦。是魔法小石的軍艦呢。很堅固的，很堅固的。」

說了，吐出許多黑的煙，開始向西進行了。

(原作者藤川淡水)

死



愚蠢的紙鳶君

下有尾巴的愚蠢紙鳶君，因為今天是星期日，從朝上便昇到天空去，唱着小聲的歌。

天氣很好，那麼強的風也沒有，正是預定的放紙鳶天氣！

可是愚蠢紙鳶君，卻不關心有恐怖的事情，更不曉得世間上所謂有一種恐怖的事情。所以飛得很高的地方去，同時還很舒暢地唱着歌。

可是當愚蠢紙鳶君舒暢地歌唱着的時候，有一架飛機飛過



來，不知怎的機壞了，便顛倒般的落下來，亂七八糟地弄得粉碎了。愚蠢紙鳶君，看了這種情狀，開始恐怖着，世間上有這樣的事情，纔知道了。因此這樣到高空去的事情，實在是非常恐怖，他纔覺到。他想試試看，不再高些，那是不堪恐怖了飛到高空去。全個身體慄慄抖擻着，從腋下起淋淋瀝瀝的冷汗也出來了。

「啊，可怕的。像這飛行機似的，顛倒地落下來，我的一身是完了。呵，可怕的，呵，可怕的，可怕可怕……」

愚蠢紙鳶君，再到高空去是不敢了，非常恐怖着。

「繩，繩，這樣我用繩引伸着。然而繩一斷那末我怎樣了呢？請孩童引伸着繩，然而離開了繩，那麼我又怎樣辦呢？啊，可怕的，可怕



的。早些下來吧。所以再決定，這樣到空中去不再上去了，孩童，孩童，請早些把我下來吧，啊，可怕的，腰部出了不安。眼睛也暈眩着，好像是落下來的神氣。啊，真的恐怖極了，恐怖極了。噯，風也大起來了。風呀，風呀，請不要再吹了，我是受不起恐怖的啊。惡皮氣的風！」

愚蠢紙鳶君拚命地在恐怖着，給風看了，卻呵呵笑了，

「這樣地的恐怖，何必呢。」

「無論如何，我是恐怖的。」

「那麼你很堅實的啊。有繩附着，決不會有落下來的事呀。」

「但是我終要恐怖的。」

「結實的，結實的！爲怎麼這樣恐怖着呢？」



「不管怎樣我是恐怖的。啊，恐怖的，我不再到空中去了。」

「小膽鬼，小膽鬼，是這樣的小膽鬼。」

風哈哈笑着他。愚蠢的紙鳶君仍在恐怖着，不堪地恐怖着，祇好眼暈暈地看看他。

「呀，眼暈了吧。這是了不得！」

舞了二三次的愚蠢紙鳶君，顛倒地落下來了，在電線上拉着了，

「喲，完了。」

風從上面看下來，

「愚蠢的東西。拉在電線上。這樣倒也很好，愚蠢的東西，愚蠢



愚蠢的紙鳶君

的東西！

（原作者小川春彥）

掛印





奇異的島

(上)

春天到了，很好的天氣，不斷地繼續下去。

好天氣長久地繼續不斷，以爲現在要下雨了吧？現在要下雪吧？然而永遠是太陽晶瑩的好天氣。

將近二月的一天日曜日，空中好似打掃乾淨過似的，整個的天空中，找不出片雲來。

那天好朋友春太郎與星郎，自街間到漁村去看面熟的漁夫



三太。三太見兩個少年，微微的笑着說：

「長久不見了，今天散步嗎？」

春太郎回答三太說：

「因為是日曜日，所以我們出來散步散步。可是乏味得很，你肯帶着我們玩船去嗎？」

「玩船？是的，今日連一點兒風也沒有，好，陪你們去吧。」

「三太君，拜託你，真的呢！」

星郎這樣回答他了，便眺望着一帶的海面上，有五六隻小船，正在搖來搖去。

「那麼請上船吧。」



「三太帶了他們二人上船。」

「啊，今天和向來是不同了，連帆都預備了的。」

「這是因爲昨天我裝了三頭牛到鄰村去了來的，那時我掛上帆就隨他放着，不收拾，橫直天又不下雨，掛着也用不到擔心被雨打濕哩。」

「是嗎，那麼請開始搖船吧。」

「到對面的島上去吧。」

「三太開始搖船了，不久，吹起順風來了。」

「好啊！順風吹來得不徐不緊，掛上帆吧。」

於是輕輕地將帆昇至桅上，二個少年看着我，我看着你。



「好愉快啊！」

「愉快！愉快！」

船像箭似的向對面的島飛駛。不久，船將抵對面的島的時候，淨絕的天空中忽然湧現出雲來，不知怎樣似乎風的方向也變了。

「啊呀！這不對，天色壞了。」

三太變了顏色。同時，風也緊了，浪也凶了，連撥拍撥拍的雨都下來了。

「倘若不快把帆放下來……」

三太打算把帆放下來，不料正將下帆的當兒，船如箭離弦似的駛過了島旁。



「啊呀！啊呀！不得了！」

「三太急忙捲下帆，努力地搖，想將船折回來。然而風與浪凶漲起來了，一點也沒有辦法。

沒帆的船，仍是如箭一般地向着海中去！

「啊！演了件不得了的大事！」

「三太的面孔轉成青色，春太郎星郎都也變做死人一般。

不久，船被吹到一個向來不曾來過也不曾看到過的島上，

「三太現着驚懼的面色。

「在這地方有這樣的一個島？」

「這島不知道嗎？」



「是的總之，我們且上去吧，倘若徬徨着不知將我們吹到什麼地方去了。」

「好，且上去吧。」

二個少年比三太先跳上了島岸。

三太恐怕這船被浪飄去，緊緊地把攬繫在岩間，跟着二個少年也走上島來。

這是個奇異的島！

(中)

春太郎與星郎同了船夫三太走上了奇異的島。
島裏的水仙花開得好盛！



「啊！好美麗的水仙花！」

星郎正想去折取一枝水仙花的時候，有十隻盲馬與盲牛，自旁邊走了出來並且都說着：

「不可折這毒花！」

「啊呀！這真奇怪！」

星郎縮回了手說：

「盲馬盲牛，你們怎麼啦？」

「我們本來是人，因為飄流到這島，只爲折了毒水仙花，就被變爲這樣的盲馬盲牛了。這島裏住着眼看不見的魔法鬼，會使人變做盲牛盲馬的。」



「啊呀不好了！」

星郎春太郎三太，三個人都這樣齊聲地叫出來。

「所以你們趕快逃吧。這樣的彷徨着，不知魔鬼要怎樣的使你們吃虧哩！」

「那麼就逃吧可是你們被變成了盲馬盲牛不是太可憐了嗎？」

「實在是遺憾得很！但也是沒有辦法啊！然而聽說在這島上，只要生長一枝紅色的水仙花，我們就能變為本來的人了。」

「什麼？紅色的水仙花？」

「是的，是的。所以我們很希望着開紅色的水仙花。」



「好奇怪！好奇怪！」

「總之，請你們趕快逃走吧。」

三人被他這麼一說，急忙逃至繫留船的海岸去。可是方纔確實的繫留了的船已沒有了。

「哎！船沒有了！」

「一定是魔鬼的勾當吧，三太我們怎麼辦呢？」

三太交叉着手腕說着：

「真是沒有辦法了啊。」

他只說了這一句話也沒有想出其他驚人的好方法來。

「說不定魔鬼把我們的船繫至旁的地方去了，也未可知。大



家沿着海岸繞一匝什麼樣？」

春太郎說了，看二人的面孔，

「那麼就這樣吧。」

「去繞一匝尋尋看吧。」

三人沿着海岸，走了好多路，發現一個窪所，裏面堆積着一百
以上的骸骨。

「啊！啊！」

「這好可怕！」

「骸骨！骸骨！」

三人不由的呆立着在那裏了。於是骸骨中的一個發音說了：



「還沒有開紅的水仙花嗎？」

「紅的水仙花似乎還未曾開，你們也是在紅的水仙花開時就能變爲本來的人嗎？」

「是的，是的。在紅的水仙花未開以前，我們一直要被魔鬼變做骸骨的。」

「是的嗎？好怕啊！」

三個人互看着面孔。這時從頭上聽到一種聲音，

「三個人都給我仰頭向天！」

(下)

聽到「給我仰頭向天」這聲音，三個人的六隻眼急忙向頭



上望，隱隱約約地看到魔鬼的姿態。

「魔鬼！」

「這不得了！」

「我們也要被變做骸骨嗎？」

三個人慌得發呆，魔鬼清清楚楚地說：

「你們三個人用不到發慌着呆。人類能看到我的姿態時我已完了。一定紅的水仙花已在開放了，看那裏！看那裏！是的，紅色的水仙花已在開放了，開放了。」

魔鬼手指着岩石的底部。三人看到生在很大的岩石底部上的水仙裏，有二朵紅色的水仙花，在開始開放了。



「紅色的花漸漸地開了！開了！這花滿開時我已不能再住在這島上，到離此島三萬多里的曠野的洞中去，再不能到這世上來了啊！啊！我也曾想過，紅色的水仙花，不久將開吧，但我終於決定不會的。喂！你們這三人！和其他的一般人！倘紅色水仙花開過了，給我開掘這花的根！」

這時，紅色水仙花榮然開張了。同時有一種大鳥飛翔的聲音，而魔鬼已離這島飛去三萬里外的曠野去了。魔鬼飛去後，紅色的水仙花，在日下發出光輝，於是一向橫陳着的骸骨，個個都變成人了。

「萬歲！萬歲！」



喜歡極了，手攜了手跳起舞來。不久，從橫邊也走出來二三十人，也互攜着手，跳着舞珊珊過來。可是他們在一頃間之前，還是被魔鬼變做盲牛盲馬的人們了。

「恭賀！恭賀！再沒有比這更足以恭賀的了。」

「紅色的水仙花，是使我們變做本來的人類的神啊！」

甚至於也有人團團地繞着紅色的水仙花，拍手禮拜的。旁邊看着的三人說：

「喂！諸位，大家掘一掘水仙花的根怎麼樣？」

「是的，是的，魔鬼曾有這樣說過的，掘一掘吧。」

大家一同掘起來，在紅色水仙花的根下面，有許多各種各樣



的寶物，放着異光，眩人目光！

「啊！」

「這是什麼一回事？」

大家都喫驚了！只有船夫三太定了一口氣說：

「但是船沒有，也不能把這些東西裝了回去啊。」

有一個男子說：

「船一定仍繫留着在原來的地方吧？從前的不見，是魔鬼的

勾當哩！」

於是飛跑向海岸一看，不但三太的船在那裏，就是別的人的船，也都一齊列繫在海岸。因此他們都滿裝了寶物，高高興興地歸



家來了。

(原作者松田雨城)

奇異的島



三二



錢袋裏的金

一郎君，從他的母親地方，拿來一些零用錢，可是拿來以後，就統通用完了。因此又向他的母親強要零用錢。

「呀，又用完了。一郎君你真的不要再亂用錢了，浪費是不行的。」

母親這樣地嘆息了好幾次。可是有一天，一郎君從母親地方拿來值五分的一塊錢。一郎君便將五分銅錢放在錢袋裏去了，

「母親，我不再立刻把牠用掉了。」



說了，到門口去遊玩。當他在遊玩時看到附近有一片小的糖菓店，因此他感到是非買點吃吃不可的。

「在母親，她雖說些這樣的話，但他也不去管了！」

跑到小糖菓店裏，

「請買些糖菓給我。」

「請進來，你要那一種糖菓？」

「這種和這種，一共計五分！」

「一郎君用五分錢買了他所歡喜吃的糖菓，從錢袋裏，倒出來母親給他的五分銅錢，可是明確地放進的五分銅錢是不見了。」

「噯，噯，錢是不見了。老婆婆糖菓下次再來買吧。」



說了，便立刻跑回家裏，

「母親，了不得的。錢是沒有了。」

「那麼，是落脫了呀！」

「可是錢袋是仍舊有的。錢也明明地放進錢袋裏，刻刻開了

一看卻是沒有了。」

「這是奇怪得很呀！」

「奇怪極了，奇怪極了。」

這樣說了，一郎君便將錢袋開了，

「這請你看看吧。就是這一點。」

「唉，不是放進了吧。」



「是放進了吧。」

「一郎君倒有些驚奇了，看看錢袋裏面，看見了，怪極，怪極，五分銅錢，卻是在錢袋裏。」

「奇怪的。剛纔當我開了看的時候，明明白白地是沒有呢。」

「一郎這樣說了後，搖頭好幾次。」

「你在甚麼地方打開來看的？」

「是在小糖菓店的面前打開來看的呀，母親，這是真的呀。我在母親地方雖然說了不再亂用了以後，但是走到小糖菓店面前，又不得不要買糖菓了。然而買了糖菓，又不得不將錢袋裏的五分銅錢拿出來不可。」



「因此便發現錢是沒有了吧。」

「是的，是的。」

「是的呀。這一定是五分銅錢，因為不願意被你用去，所以便逃避了。」

「是這緣故吧，那末我真的不用吧。」

「一郎君這樣說了，便將袋口閉住了。」

（原作者原田紫山）



松樹和汽車

某地有高的山崖。在崖下面有條軌道，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汽車，一天不知有幾次的往來。

在崖旁生着一枝很大的松樹。這枝松樹，從崖下到軌道上伸出樹枝，樹乾倒在地上。所以汽車每每一定要經過松樹的旁，

「喂喂，松樹，你還可以不倒嗎？你還可以不倒嗎？」

說了一口怨言。雖然松樹因為根張得很開，倒在各處，而且亦不能再倒下來了。因此松樹，無論何時看起來，還不曾倒下來，有時



汽車這樣說着：

「這真是執拗到底的東西。還沒有倒下來。早些倒吧，早些倒吧！」

松樹睨視着汽車聽他說了這樣話。

「倒下來的吧，倒下來的吧？在我是有根的呢，是有根的呢。像沒有根的你，請好好地留心着倒下來吧。」

汽車睨視着松樹回答了，

「我雖沒有根，而有軌道依附着。依着軌道上行走，一些用不着去擔心倒下來。軌道是鐵做的呢。你的根不是木的嗎？鐵做的，軌道是鐵做的！」



這樣張威說着就去了。松樹目送牠去。

「以鐵張着威，這鐵的軌道，也可以看見有破損的地方，汽車這東西，是一顛覆就站住不走了。」

這樣獨自說着。後來不多時大風吹發了，大雨也降下來，湊巧將崖下的軌道破壞了。

松樹親眼看到，

「有趣呀，有趣呀。汽車這東西來了，等一息來了，可以看得到泣哭着的面呀！早些來吧。」這樣說了，就聽到汽車嗽啦嗽啦的聲音來了。看去好像已曉得軌道破損的事，汽車就不得不在崖下站住着不動，松樹俯視着汽車。



松樹和汽車

一三〇

「汽車君，汽車君。」

發了這樣的聲音。汽車仰視着松樹，

「你還不會倒下來吧。」

「我是不倒下來的，你怎樣。真的，所謂鐵做的軌道，是非常堅固的啊！」

汽車聽了松樹這一番的話，卻也沒有話可以回答他，祇好歎着氣，沒有辦法。

松樹笑了，

「哈哈哈哈哈，不是還可以再來張威嗎。請看請看，請看看我吧，對不起得很，請看一看。我的根不是鐵做的，不過是木，請看這是多



麼堅固啊！」

汽車聽了松樹的話，一句也答不出來，那隱藏不住的煙，不時地呼呼出來，老是站着不動！

（原作者松田雨城）





風袋和雨袋

大風神和大雨神，在某地大家碰見了，

「大風神君，怎麼樣。我們在這幾天裏，亂暴地大起暴風雨，不是很好嗎？」

「啊，有趣的。那末近幾天裏，再來一次暴風雨吧。你和我大家努力地輪流着來下暴風雨吧。」

他們開始這樣互相談着。

「你無論如何沒有像我這樣不斷地努力。你一定要休息着，同



時忍耐性也不強的，吹了二天就要停止了，立刻就完了。請看我吧，不論五天六天，是不停止的，絡繹地降下來。」

大雨神這樣看輕着大風神。大風神卻以鼻笑他。

「可是我吹起來呢，可以連續地吹到十天或二十天而不息的，過分的吹得太厲害了，這是太對不起人類。」

大雨神橫向着，

「這大概是你不肯認輸嗎？」

「甚麼大概不肯認輸？」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

「那是對你不起了。」



大風神老實不客氣地「撲」一聲把大雨神的頭敲了一下。

「哎喲，殘酷的舉動。打你的手我亦有的。『撲』一聲！」

大雨神也還打了大風神的頭。大風神立刻怒火衝出來了，

「好，來吧，來吧。互相打架起來了。」

那末大雨神就合在一起，大雨神出了生平全力，要想壓倒大風神，然而兩方都很強，勝負不能決，祇聽到噲噲相互壓倒的呼喚聲，結果一道倒下來了，一個上面，一個下面。爭論着，紛擾着，擁擠着，流着汗，起了大喧嘩！

後來有一位名叫松之助的少年，經過其地！

松之助看見大風神和大雨神拚命地在喧嘩着相互用手打



來打去。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對不起了，便將雨袋和風袋兩個偷偷地拿了去，因此大風大雨也就無疑地絕種了。」

這樣地他自言自語着，便立刻走到他們二個神的喧嘩的地方，將放在那邊的雨袋和風袋都拿了來，偷偷地跳了出來。他們二神正在喧嘩着，松之助把雨袋和風袋拿去的事，卻一些也沒有注意到，然而經過了這許多時候，仍舊不能決勝負，因此，

「停止了，不分勝負互相分離吧。」

於是相互起來分手便走，那時纔注意到雨袋和風袋的紛失了，



「唉！完了。要緊的袋紛失了。」

「這是了不得的呀，了不得！」

那邊到處探望着，無論如何探看不出來。大風神便亂踏亂蹴着悔恨了。

「製造這袋，足足要費了三年的功夫。啊啊，三年間所高興吹着的大雨現在不能了。可惜可惜。」

「我也是這樣的。可惜得很，可惜得很。」

大雨神也同樣亂踏亂蹴着非常懊恨了！

這是松之助弄成的！

（原作者長尾一星）



黃金斧

一個樵夫，某日在樹林中的河旁伐木。後來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把斧落在河裏了。因爲這河非常的深，所以不能下去拿牠出來，樵夫沒有辦法了，祇好坐在河旁哭說着。

「啊！我的斧失掉了，牠是我做生意的代價。從此困難了。」

這樣連續不斷地嘆息着。後來驟然從河中出來了一個河童，「喂喂，爲什麼哭呢？」

這樣問他。樵夫回答斧落下河中，河童聽了這件事，



「這真是掃興的事啊。好，我替你拿出來吧。」

這樣說了便躍入河中。不久，大約經過五分鐘光景，出首河中，「這就是你所失掉的斧吧。」

說了就拿出一把光耀奪目的黃金斧，樵夫看了，回答道：

「不是的，我的斧沒有這樣好呢，是戲做的。」

河童又鑽進到河裏去了。

大約經過五分鐘之久，又從河裏伸出頭來，

「這就是嗎？」

說了就把鐵斧拿出來。因為這是自己的斧，所以一定不會看錯的，樵夫開心極了，



「這就是，這就是。多謝你了。」

說了行禮後，他要將斧拿來，而河童對他說：

「你是非常正直的人，十分欽佩。這是褒獎你的美德，所以把這金斧也一同給你了。」

鐵的斧和黃金的斧一起投到地面上，然後就沉下河底去了。樵夫很快活地回到家裏了。後來附近的一個貪心樵夫，聽到了這個消息，偷偷地到這河邊，伐倒了二三枝樹，特意的算是誤事了，把斧落在河中。

後來河童從河中突如的出來了，問道：

「喔，你也把斧落下了嗎？」



樵夫賴此哀求道：

「唉！現在把斧落下，是困苦極了。如何是好呢。我生意是不能做了。河童君請幫助我吧。」

河童聽他這樣說了。

「好的，好的，我替你把它拿出來，請勿擔心。」就潛入河中，但不久，經過五分鐘模樣，驀地浮現水面上。在他手裏拿着很綺麗的黃金斧，因此樵夫十分高興而身體悚然，震盪着，因此，

「啊！這是很好的，河童君，請拿給我吧。」

說了便將手向着河童那邊，河童突然的將手縮進，

「你，實在是個不正直的人。像你這樣混帳東西，還有誰來替



你拿出來。」

說了後，就隱在河中破水去了，看看岸上的樵夫幾乎遭了九死之境，沒精打采地懊喪而歸了。

(原作者蘆谷蘆村)

不要臉

金 斧 下 冊



窗簾與腳爐

到了八月，九十度九十一度這樣熱的天氣，還繼續的下去。雷聲隆隆地響了，而雷雨仍不來的時候，一般人都怨厭地空望着天空。無論那家的窗都掛着竹簾，工作的人們，不時的用水絞了手巾，揩面上頸部等處。唧唧地鳴着的蟬聲的煩熱！點點滴滴地由腋下流落汗的討厭！

夏天爲什麼這樣的熱啊！

這裏有一門人家。會客室的窗間掛着二條竹簾，有時隔簾吹



進涼快的風使偶然在那裏的人高興。但夕陽照入時，也使那裏的人討厭。然無論怎樣，總缺乏不少竹簾的，在這樣熱的時候，無論如何是不能關起障子等的東西。

掛着竹簾的那間會客室的壁櫥中，放着一隻煖爐。采日，一個人沒有在那裏的時候，煖爐趁着櫥門不會關，稍微把膝向外，說：

「喂！喂！竹簾君，你的工作好辛苦啊！」

竹簾瞥見了煖爐，

「啊！煖爐君嗎？謝謝你的慰問。」

「你與我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沒有一道工作的機會

啊。」



「是啊。你是冬天的，我是夏天的，你出來的時候我就退隱。我出來的時候，你就退隱，我們實在沒有一道兒工作的機會哩。」

竹簾說了，微向西方的天空一望。

「啊！啊！夕陽又要光臨了。實在真當不了！」

煖爐噙的笑着，

「這種夕陽可怕嗎？」

「夏季的夕陽可與冬季的不同，他真是熱得不堪。啊！與沒有經驗的講了，也不能了解這苦楚吧。啊！慢慢地來了。只要在夏季，太陽能自東方出來仍向東方下去那是好極了，可是這個笨呆不近人理的太陽……」



「哈哈！哈哈！講出這種無理的話來，真可笑極了。稍微忍耐一下，涼快的風吹來時就好了。」

「你這話真不錯啊，那涼風吹來的心情真千金難買哩！」

「所以結果你是個幸運兒啊。請你想一下我吧。我不擔心夕陽的熱，怕逢那煤塊的火攻啊！」

「說得有理。真當不住哩！想起來汗也流出來了。不過因爲不是夏季，而是冬季，溫溫暖暖地也可以說有趣吧。」

煖爐不停的搖頭。

「溫暖的只有用我的人罷了。我不是溫暖，熱得受不下啊。炭結快燃燼了，我想現在可高興，那知道又添加進去。一點都不能馬



虎，再加那炭結這傢伙，是一個留着不肯過去的東西。一經火點着後，終不願肯熄滅的。」

「這炭結現在正在努力製造哩。」

「是罷。好一個使煖爐痛哭的炭結。這東西。這世界能長是夏季繼續着下去沒有冬季那真是好啊」

「噯啊！那麼我可當不了。整年的這樣懸掛着將什麼樣了呢？請你不要講這樣過於放肆的話啊。」

「是的！你這話講得不錯」

「我們這樣的講七講八的，冬季快要來了哩。」

「快來了，快來了，啊！真討厭啊！」



「但是這也不只是你我是如此。無論誰都得經受相當的苦難哩。特別是也有不分夏季冬季長年的經受着苦難的。疊席君們不是自元旦到除夕，通年的爲人踐踏嗎？」

「真的講起來，我們咕哩咕哩談着苦楚是可省的啊。」

「自然哩！自然哩！」

（原作者長尾一星）

總之

古不

今亦

如是

也

